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321
21 December 1981

CHINESE

第二三二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12月21日星期一下午4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奥顿努先生

(乌干达)

成员国：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爱尔兰

克雷格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巴拿马

马丁内斯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阿德尔曼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4时4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填补国际法院一名空缺的选举日期(S/14799)

主席：安理会各成员面前都有载有秘书长说明的S/14799号文件。

阿卜杜拉·埃里安法官最近——于1981年12月12日——去世，这就造成了国际法院的一名空缺，必须填补。

我相信，在此悲痛时刻，我向埃及代表团表示诚挚的悼念，表达了安理会全体成员国的感情。

埃里安法官曾在开罗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教育，并自1943年至1961年在开罗大学授课。1959年至1968年，他任埃及外交部法律和条约司司长。1968年至1979年，他曾历任埃及驻联合国副常驻代表、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代表以及驻法国和瑞士大使。1979年2月开始担任国际法院的法官，任期到1988年2月为止。

埃及政府和人民、国际法院和国际社会都对他的去世感到重大损失。

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十四条，应由安全理事会指定法院任何空缺的补选日期。安理会各成员面前都有S/14809号文件内所载的在协商过程中编写的一个决议草案的案文。

我了解，安理会现在可以就这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了。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把这个决议草案付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S/14809号文件内所载的决议草案付表决。

(墨西哥)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爱尔兰、日本、墨西哥、尼日尔、巴拿马、菲律宾、西班牙、突尼斯、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15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因此一致通过，成为第499(1981)号决议。

主席关于第2306次会议的声明

主席：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想代表安理会作如下声明：

“秘书处通知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安全理事会1981年11月5日专门讨论选举国际法院五名成员的第2306次会议之后，对投票又进行了审查，证明在这第一次投票记录选票时由于疏忽出了一处错情。

“但投票的最后结果仍然一样，因此安全理事会确认，第2306次会议结束时宣布的投票结果仍然有效。”

即将离职的代表的发言

主席：看来这次会议可能是安全理事会今年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了，我建议请在休会前希望发言的成员发言。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今天下午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就选举一名国际法院成员以替补阿卜杜拉·埃里安法官的日期，在我们的权限内通过一项决定。埃里安法官的去世使我们感到悲痛。

同时，你以你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机智和技巧，设法解决了有关1981年11月5日选举国际法院五名成员第一次投票记录选票时由于疏忽而发生的一处错情的问题。墨西哥代表团特别感谢你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负责精神。墨西哥政府之所以提出安理会应就这个问题采取一项决定的要求，只是由于关心维护安理会的威望，关心看到其行动是可靠的和值得尊重的。

(墨西哥)

原则上我们同意，这项错情没有影响到投票的最后结果。但是我们认为，只有安理会才有权确认或批准其决定的效力。现在已经这样做了，主席作了声明，全体成员表示了赞同。这无疑是一个健康的先例，将有助于加强我们的权威。

年终已近，余日无多，我们今天的议程又短，因此，这次会议无疑将会结束今年的工作，而且又是话别的大好机会，抚今思昔，决心做出更多的成绩。

我们将聆听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发言，他今天就要离开安理会了。我们跟他相处了很长的时日，共同遭遇了很多挑战，分享了许多希望，今日一旦道别，确感依依不舍。

秘书长先生，你可以确信，你为联合国和在联合国所作出的成绩，每天都是献身精神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严格专业作风的榜样。过去十年中的重大国际问题，即使是次要的国际问题，都没有能逃过你的注意，你注意到了所有这些问题。而且，还有不少危机，由于你及时谨慎的干预而变得缓和了，或得到了解决。

你的形象仍然同我们时代的历史连系在一起。你得到联合国的受之无愧的感谢和那些能称得上是你的同事们的友谊。祝你一切顺利。

墨西哥代表团还必须向大家道别，因为大会委托给我们的任务行将结束。我们这些有幸代表墨西哥参加安理会工作的人，同安理会其他成员共同紧张地度过了两年，此时此刻，心情真是非常激动。

墨西哥政府没有考虑参加安理会的可能性，达34年之久，几乎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就没有考虑过。它认为，这个机构对国际关系中的势力不均和来自两极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治压力反映得太强烈。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威胁联合国组织的体制危机，此时墨西哥被提名在安理会据有拉丁美洲的席位。我们毫无犹豫地承担了赋予我们的为国际社会服务的高度责任；我们无憾地这样做了。在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墨西哥外长在这里强调指出了安理会独立自主行动所涉及的风险，而且还说，只有决定独立地积极地行动，对我国来说参加这个机构才能是有意义的。他指出，我们参加这个机构不是作为任何人的盟友、朋友或敌人，而是为了支持正义的事业和保卫各项原则。

我们在安理会的经验是十分积极的，无需在此详述。这一经验向我们表明，尽管有各种体制上的限制，严格遵守《宪章》原则是与政治和解的要求不相冲突的，这些要求在一个这类性质的机构里是必然存在的。只要有谈判的意愿，只要不存在破裂的担心，而且只要我们的正当立场不受虚假一致的损害，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愿证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团结所表现的进展。不结盟政策和77国集团的无数斗争，在安理会的决定中，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有力的反映。否则，安理会就不会反映国际社会的愿望，会落在时代后面，成为使联合国更加民主的过程的障碍。

受到十分尊重的菲律宾代表团、尼日尔代表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突尼斯代表团，也将离职。它们同我们一样，在这个时期里患难与共，我们可以正确地把它称之为我们的同班同学。我们同它们取得了高度的谅解，并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和个人关系。愿这些联系在其他的机构中和新的斗争中持续下去并得到发展。

对所有那些还留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的同事，不管时间长短，我们愿意对他们无可置疑的外交才能和个人素质，表示承认和赞赏，我们还愿意向他们一直亲切地对待我们和尊重我们的态度表示感谢。我们肯定会在将来的联合任务中一起工作。

我们愿意特别提及法国的驻克·勒普雷特大使。我们参加安理会后，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我们将一起离职，这是个巧合。

对墨西哥这样一个具有长期历史的国家来说，这实际上只是我国生活中的一天而已，但是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希望，我们在安理会的第二任期，对肯定正义的原则已经作出了贡献——虽然不大。肯定这些原则正是联合国存在的理由，而且总有一天，这些原则必然会战胜不断发生的武力支配。

最后，我们相信，由于各国负责的独立的见解，安全理事会一定会履行其主要的职责，为和平与国际缓和而工作。

(突尼斯)

主席：谢谢墨西哥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斯利姆先生（突尼斯）：1981年12月31日，突尼斯在安全理事会的任期就要结束了。我大概可以信赖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和世界的领袖人物，希望他们会尊重通常所谓的年终休战，会使我们免受任何新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次会议将是突尼斯在其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任期内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了。

因此，我想表示我激动而又悲怆的心情，因为近两年来我受益颇多，现在顿感若有所失；这两年，机会难逢，几乎每天都跟同事们相处交往，这些同事的经验和能力是使我丰富充实的源泉。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对于我们中间在1982年仍将负起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重任的那些同事，我祝愿他们一切如意，勇气倍增，坚韧不拔。他们可以相信，我虽处在安理会之外，但若有人对世界上继续出现冲突和紧张局势表示有任何烦躁不安时，我会出来替他们说话和辩护。我将证明他们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进行不断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孜孜不倦，任劳任怨，这在外界是不一定能看到的。

对于那些象突尼斯一样任期今年将要结束的国家，对于墨西哥、尼日尔、菲律宾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常驻代表这些同事和朋友们——我珍视他们的才能和友好合作的精神——我愿说，我们这些代表团之间所进行的美好合作，将会在联合国组织和其他范围内的其他机构里，同样和谐和卓有成效地继续下去。1982年一开始，圭亚那、约旦、波兰、多哥和扎伊尔的代表就接替我们，他们众所周知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对于我既是一种安慰，又能保证他们肯定会对安全理事会的讨论所作贡献的质量。

最后，我必须特别提到安理会内不结盟成员国之间自然地 and 不断地发展出来的模范合作。它们在所谓核心会议室一起进行的准备工作，对整个安理会的工作，作出了特别积极的贡献。

(突尼斯)

我们得知，我们的同事和朋友法国大使雅各·勒普雷特，由于他杰出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法国政府已任命他担负新的重要职务。我们一方面要服从外交职业的需要，祝贺他得到新的信任，一方面看到他要离开我们，我们不能不向勒普雷特大使表示我们最诚挚的遗憾。我们将想念他，想念他的真知灼见。我们确实会永远记住他对我们工作的贡献以及寻求简明精确的方案的技术，这些永远都是指导安理会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诸事如意。

在最近的一次不公开会议上，我曾有机会告诉安理会的成员，我十分相信，在我快要离开这个机构的时候，我已经从他们的友谊、意见和经验中得到了益处。今天我想补充说，我坚信，安理会这个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尽管它有时不得不忍受批评，但只要它的立场和行动是根据于《宪章》的神圣原则，它就完全能够履行该项职责。

在突尼斯方面，今年它正在庆祝其参加这个国际大家庭二十五周年；在这二十五年内，它一直和平地生活着，没有向任何人挑衅，也没有威胁任何人，努力促进同世界各地区的友谊和合作；突尼斯仍然忠于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宪章》的原则，尤其是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本着这种精神，突尼斯在其安全理事会的任期内，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对联合国的工作和加强其威望和权力作出贡献。

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过去十年为联合国服务的工作中，在维护联合国原则方面和在为国际社会服务的工作中，为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更大的谅解和各国之间更广泛的合作，也一直在信心百倍地、坚决果断地以熟练的技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突尼斯这个阿拉伯非洲国家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瓦尔德海姆先生所做的十分出色的工作，他的坚定勇敢的立场，他对中东、非洲和其他地方正义事业的坚决支持；突尼斯要对他的崇高业绩和无限忠诚，向他表示最亲切的衷心敬意。

(突尼斯)

在他担任联合国组织首脑的任期行将结束之际，突尼斯代表团在向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谢意和感激的同时，深信他在所有有关国际事务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问题方面，将是联合国组织渴望求教的一名顾问。

突尼斯代表团十分愉快地向他表示这种敬意，因为新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将以同样的决心和信念继续进行瓦尔德海姆先生在联合国工作时进行的活动。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个人素质和他在其国内外所担负的崇高职责，以及他在联合国组织内受托担负的各项特别重要的国际使命，毫无疑问地证明他具有充任受人十分尊敬的对话者的条件，不仅在联合国组织内，而且在全世界各国首都，他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对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全世界的平衡和繁荣所依赖的第三世界的那些问题——所表现的高度敏感，乃是乐观和信心的又一原因。我愿在此对新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激起了这些信心和乐观的感情，表示我们的谢意，我们向他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愿望，祝他在等待着他的崇高而艰巨的任务中一切顺利。

最后，主席先生，我愿请你和安理会的各成员容许我对主管安全理事会事务副秘书长维亚切斯拉夫·乌斯季诺夫先生，对古斯塔夫·奥尔特纳先生和所有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表达突尼斯代表团的感谢，感谢他们经常给予我们的协助和有效合作。我们还要感谢口译人员、笔译人员和会议事务部的其他人员。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次会议很可能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了，因此，我愿意说几句话。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根据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原则，竭力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促进议程上各个项目的解决。我们非常满意地表示，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两年的任期内，安理会采取了许多建设性的决定。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安全理事会为什么没有经常证明有能力履行其职责的原因，事实上，它也不可能经常有能力履行其职责。无论如何不可把安全理事会认为是一个世界性政府，也不应该作出任何企图来改变其职能，以适合这一目的。《联合国宪章》已经赋予安全理事会为履行其所受职能而需要的一切权力。我觉得利用这种权力似乎是安全理事会将采取成功行动的最根本的因素之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两次有幸担任了安理会的主席。我们愿意借今天给我们的机会，感谢各位同事的合作。我们特别感谢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他一直提供他的意见并以行动来支持我们，他的不倦努力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全世界的承认。我很高兴地说，正是在他的这个任期内，我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有八年多了，这对我确实是个极大的荣誉。

秘书长先生，我谨向你表示衷心的生日祝愿，并祝你健康和幸福，以及诸事如意。

我还愿非常热烈地感谢副秘书长乌斯季诺夫同志及其所有在秘书处的同事们，谢他们给予我们的始终可以依赖的非常之好的合作。

最后，我愿向安全理事会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永远愿意尽一切努力来支持联合国这个最高机构履行其职责，包括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

主席先生，我愿再次对你的外交才能和履行这个最高机构的主席职能的技巧表示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你表示赞赏。

(尼日尔)

主席：谢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乌马鲁先生（尼日尔）：再过几天尼日尔就要离开这个受尊敬的机构了；两年多来，我们参加了这个机构的工作，参加了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非常值得的讨论。

因此，对我们来说，现在可以作一回顾，并表示一种遗憾的心情——遗憾的是，我们很快就得放弃安全理事会成员这个受尊敬的职位，我们把它当作一面旗帜，在各个地区使我们赢得了相当的尊敬；遗憾的是，我们必须离开我们经常参加的一个类似俱乐部的机构，因为它里面的气氛十分平等，辩论十分负责和融洽；最后，遗憾的是，我们必须离开的时候，仍然还有这么多的问题，而且我们开始真正看到问题的实质、范围和可能解决的一些办法。

然而，在简短回顾过去两年的时候，尼日尔可以表示愉快的心情，因为它出席了津巴布韦的独立仪式；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还是反抗的罗得西亚时，安全理事会就此辩论了有多长的时间。这个非殖民化结果当然是兰开斯特宫协议的成绩，但是如果没有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有力的、协同一致的持续工作，那绝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功。在历史上树立某些里程碑的时候，在这些重大的时刻能够到场，总是一件荣幸和愉快的事情。津巴布韦今天正在和平地充满信心地生活着，这证明了这是一项美好的事业，而且得到了圆满的完成。

同样，尼日尔作为安理会的一名成员，也经历了艰难紧张的时刻，不管全世界的呼吁和安全理事会的不断努力，52名美国人在监禁中度过了他们生命的444天。历史将会记载，他们的得救虽然最终是通过在联合国机构之外的谈判赢得的，但仍要感激安理会，因为有力的行动和反复的倡议使得形势更加灵活了，阻力被克服了。

最后，我们参加了对许多危机的审议，特别是对亚洲、南非和中东的危机的审议。这些危机中有些今天实际上已经解决，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若其他

(尼日尔)

的危机仍然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摆脱不了，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去解决这些危机。因此，我们非常明确地反对对阿富汗的入侵，要求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我们也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行动，斥责以色列把耶路撒冷变成希伯来国家首都的计划，请求给该座圣城以国际地位，要求把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归还给阿拉伯人，分担黎巴嫩的不幸，支持黎巴嫩维护其领土完整的努力，请求让该地区的所有国家最终能在安全的公认的边界内和平地生活。对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我们当然深表遗憾，我们仍然认为这场战争是真正无益和不必要的。

至于南部非洲，我们说过，我们重视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纳米比亚无条件的独立；对日内瓦谈判的失败，我们深感遗憾，因为这就是说，这块领土在1981年结束的时候，仍要遭到南非的占领、迫害和剥削。我们还宣布，我们反对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政策阻止了南非黑人多数实现或恢复其尊严。我们一直反对班图斯坦化的政策，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表示声援；我们一直强烈谴责南非对前线国家的破坏行动和侵略行动。

现在我愿对安全理事会所有与会成员表示尼日尔代表团的感谢和赞赏，他们使我们有幸能得到他们的友谊，他们一致的尊重和积极的协助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处理所面临的问题和评估一切事实。应该特别提一提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的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她给安全理事会恰当地带来了一种新的实际的气氛，她的坦率和坚定完全能配合她的伟大国家的作用；苏联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他总是非常留意专心，他各方面的工作引起了我们的敬佩；法国的勒晋雷特先生，他的谦恭的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使我们感到放心，只有在向安理会提供他的有声望国家的智慧和才能时，他才提高他说话的声音；中国的凌青先生，谨慎但是有力量，对于他，我们可以说，有了他，中国已经果断地决定使人在联合国内感到它的份量；联合王国的安东尼·帕森斯爵士，坦率而且讲求实际，他的不偏不倚和遇事

(尼日尔)

胸有成竹，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经常作出明显的贡献。尼日尔代表团从这些当中的每一位代表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这肯定会充实我们将来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

最后，我愿对我们精明能干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说两句话。他在卓越地认真地履行了他十年的职能之后，即将离任，这十年给联合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至少可以说，这十年大大地加强了联合国组织的威望和普遍性。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履行其职能时，不仅是联合国的杰出首脑，而且也是各大洲、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的公仆和朋友。他随时准备着为和平与各国间的谅解服务，他在执行任务时豁达大度，雍容持重，而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今天我们可以说，他完全应该受到全世界的和所有国家的感谢。我希望他会把这些话看作是尼日尔共和国所表示的真挚不渝的感激。

最后，我愿对秘书处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对我们工作的贡献一直是得到赞赏的，尼日尔代表团对此感谢他们。

扬戈先生（菲律宾）：这次会议可能是菲律宾代表团在其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发言机会，因此我愿代表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普·罗慕洛将军——他曾在1980年7月和1981年9月两次率领菲律宾代表团参加安全理事会——对使我们有机会在安理会工作，表示我们的深切谢意和感激。

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两年里同安理会的所有成员一起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令人清醒的经历。菲律宾代表团得到的合作和我们在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的事业中看到的和谐一致的精神，是难以忘怀的。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为这些原则和宗旨工作，而且经常意识到作为安理会的一个成员有责任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尽可能地作出贡献。显然，我们把作为安理会成员而得到的许多经验铭记在心，十分珍视。我们得到了参加安理会讨论的宝贵机会，就涉及联合国这一重要机构工作的各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分担了安理会在困难时刻的忧虑和担心。我们从所有这些经验中受益不浅。

我们认为，可以说我们已经尽到了我们的职责，因此，我们今天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怀着对你，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同事和秘书处所有帮助安理会履行其职责的共事人员的真正友谊，向安理会的同事们话别。

我们知道，秘书长在安理会休会之前将要发言。因此我愿简短地说两句。在过去的十年，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一直站在联合国组织的最前列，努力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复杂困扰的问题。瓦尔德海姆先生不仅以最大的技巧和才能恪尽职守，而且还对创建联合国的崇高原则作出了许多贡献。他给联合国组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联合国是由许多不同利益和关心的国家组成的，但是他巧妙地设法使这些不同利益协调起来，切实地通情达理地对这些关心作出了反响。他对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愿望一直很敏感。因此，我们深深地感激他。他对联合国组织的热爱，真正反映了他对世界和平与各国和各国人民间的谅解的事业的忠诚奉献。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祝他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我要离开安理会的时刻既然已经来到，我愿说几句话。说几句感激的话，感谢你，主席先生，感谢你对不久前刚承担的职能的掌握；你的事业蒸蒸日上，不可限量。秘书长先生，在上星期大会的一次值得纪念的庄严仪式上，我已经代表西方集团有幸向你表示了敬意。我还愿，特别是对你们，亲爱的同事们，表示我本人的感谢，五年来，你们给了我合作、友谊和支持。我想起，正如刚才穆尼奥斯·莱托大使所提到的，那些今天将要离职的朋友们当年参加安理会向我们提供他们的经验和协助之时，我刚巧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们用这样热情的话向我告别，我真愿意留下来继续聆听。

我愿感谢安全理事会的官员们和他们的助理，这些年来他们一直给予我帮助。感谢口译人员和笔译人员，在我的发言可能难懂时，他们译得明白易懂；感谢那些有着无穷耐心的逐字记录员，以及感谢那些不声不响地为安理会切实有效地工作的其他人员。我还要感谢所有那些我忽略没有提到的人员。我相信，他们会原谅我的。在我五年的任务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愿对你们大家说，我在联合国为和平而做的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是我整个外交生涯中最令人兴奋和最引人入胜的。

我愿向你们各位的未来致以最热烈的祝愿。 再见。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秘书长的发言

主席：现在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首先允许我对今天对我说了友好的话的安理会成员表示深切的谢意。这些话确实使我感到很鼓舞，反映了在我作为秘书长任期内一直存在于安理会和我之间的紧密合作。

这次会议很可能是我在安理会的最后一次发言机会，因此我愿说几句话，谈论一下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特别是安理会和秘书长之间的关系。

(秘书长)

在我任秘书长的十年内，从我同安理会及其成员一直享有的紧密工作关系中，我得到了很大的满足。特别是在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和危机的时刻，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不仅是为了避免发生误解或使安理会一直非常清楚地了解发展情势，而且也是为了保证安理会和秘书长的行动相辅相成，目标一致。

对于当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同安理会主席保持密切的联系。安理会主席起着极端重要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在安理会面临困难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非常必要的是，秘书长应向安理会提供他所能得到的资料，任何可以获得那些可能需要的补充资料的建议，以及为了解决当前困难他可能认为合适提出的任何非正式意见。有时，秘书长自己可以采取促进安理会目的的和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某些行动——包括《宪章》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正式通知或其他，仅次于正式通知的行动。在这些情况下，安理会和秘书长行动一致也是极为重要的。

我认为，安理会内实行协商的办法，已经是其工作中的一个新的有益的组成部份。对于我，这种办法作为使安理会了解情况的一种途径和作为就将要采取的行动同安理会进行协商的一种非正式方法，都证明很有帮助。我一直高度赞赏这些协商，我认为这是安理会工作方法上的一大进步。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经历了许多严重的危机。安全理事会对1973年的中东战争作出了十分有效的反应，停止了敌对行动，派驻了维持和平部队。这个事件乃是安理会和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危险的危机时刻能够迅速地共同行动的最佳范例。这个事件还有另一更广泛的结果，它提供机会制定了维持和平行动的工作基础，这证明对以后的维持和平行动是非常有益的。

(主席)

我不想一一列举安理会在过去十年里所处理的所有重大而又十分艰难的问题。但是，我愿特别指出1978年南部黎巴嫩的危机及随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建立，还有安理会再次和秘书长协同一致处理了极端困难的被扣留在伊朗的人质问题。

安理会是个正在发展的国际机构的好例子。它历史上的每一章都增进其经验，并有助于其工作方法的改进和声望的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所采取的或有时没有能采取的行动，对其以后的权力和有效性都开创了至为重要的先例的道理。如我向大会告别的发言中所说，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主要职责，这是我们千万不可不铭记的目标。

因此，在联合国这个极为重要的机关的发展中，我起了某些作用，这是我特殊的荣幸，也是对我的挑战。我常认为，不管我们大家在这个期间所作的贡献可能多么微薄，但对我们在联合国努力建立的和平结构总会增加一些有益的东西。

最后，我愿意向你，主席先生，以及安理会的所有成员表示我热烈的谢意，感谢你们的合作，特别是你们的友谊。主席先生，你在处理很多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时表现了卓越的技巧，冷静而且客观。最近在你为我们盛情举行的午餐会上，我还提到了这些才干。我认为，联合国有你这样能力的人为之服务，是很幸运的，特别是请允许我这样说，有你这样能力的年轻人，更是如此。我祝你以及我在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朋友们在重大的任务中一切顺利。

主席：谢谢秘书长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主席的发言

主席：安全理事会的活动从每年1月开始，12月结束，年复一年地活动着。

1月里，安理会欢迎新成员国，12月里，又得向即将离职的非常任理事国告别。

(主席)

今年12月，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离别的痛苦：不仅因为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就要离开安理会和两位资深的同事完全离开纽约，而且还因为秘书长在非常出色地和忠诚地服务了十年之后就要离开联合国组织了。

因此，我愿借此机会向我们的朋友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非常特殊的、他受之无愧的敬意。

撰写过去十年的国际关系史时，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名字将会同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连在一起。事实确实是这样，我想不出有任何当代重大的国际问题，瓦尔德海姆先生领导下的联合国没有对之留下持久的影响。瓦尔德海姆先生对静悄悄外交技术的熟练运用，已经把这项艺术变成了解决冲突的十分有效的工具。

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在那些具有不同利害冲突的国家间编织共同的谅解之线。他个人的同情心使他更深地理解我们世界所受的巨大苦难。在瓦尔德海姆先生的领导下，联合国在努力减轻这种苦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我们许多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灾害救济和保健方面，都给了慷慨的援助。

我来自非洲，因此我不能忘记，正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非洲人民在联合国的鼓励和支持下，才能够在非洲大陆上摧毁外来殖民主义建立的一些最顽固的堡垒。瓦尔德海姆先生是非洲一贯可靠的朋友。

瓦尔德海姆先生，你为国际社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你以平静的决心，刚毅的精神，在这十年的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功劳赫然，激励人心。十年前你来到联合国工作时是一位奥地利外交家，今天你离开这个组织是一位属于全世界的政治家。

我为你和瓦尔德海姆夫人祝福，祝你们在新的生活中幸福愉快。

对我们两位资深的同事，我得说几句，他们一直是安理会的可靠支柱。他们不仅现在就要离开安理会，而且很快就要完全离开联合国。法国的雅克·勒普雷特大使在安理会里代表他的国家已有五年了。他们即将离开纽约，前往另一个热闹的多边外交的中心布鲁塞尔，代表他的国家担负重要的任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彼

(主席)

得·弗洛林大使在联合国代表他的国家已有八年了，其中两年是在安全理事会，他即将回到柏林继续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外长的要职。我们祝愿勒普雷特大使和弗洛林大使在重要的岗位上一切顺利。我相信，如同他们在纽约一样，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定会继续致力建造连系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桥梁。

我遗憾地看到，在不结盟国家核心小组里至少有四位同事这个月就要离开安理会了，他们的友谊和声援一直是我得到力量的源泉。

我将会惦念泰埃卜·斯利姆大使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判断所给人的教益。尽管我以前已经说过，但我仍要不厌其烦地再说一遍，我一直非常感激他的帮助，他的帮助使我更能担起目前的任务。我将会怀着钦佩的心情永远记住扬戈大使在困难时刻的坚定承诺、慷慨精神和耐心谅解。我们将会惦念不结盟国家核心小组内唯一是《联合国宪章》最初签署国的代表团的贡献。我不能忘怀我亲爱的兄弟尼日尔的艾德·乌马卢大使的盛情帮助。他一开始就把我带到猴面包树的幽静树阴下，象个慈善的非洲长者，指点我懂得安理会的一套方法。我从乌马卢大使的智慧和榜样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知道，这只是我们为非洲服务的漫长的共同历程的开端。我将十分惦念墨西哥波菲里奥·穆尼奥斯·莱多大便的宝贵意见。他那使不完的精力和探索精神一直是我们大家得到鼓舞的丰富源泉。他非常成功地体现了他的伟大国家的想象和创造的传统。

最后，我愿说，我期待着1982年1月1日的到来，届时我可以把我目前的职责移交给我的好朋友苏联的奥列格·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他宽阔的双肩非常适于担起这一令人高兴的职责。

祝大家节日愉快，休息得好。

既然没有其他的发言人，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这次会议，

下午5时45分散会。